

人的属性 及人的生活



目 录

人 的 属 性

人的生物属性.....	(1)
人的社会属性.....	(4)
人的自然属性.....	(9)
人的宇宙属性.....	(12)
小 结.....	(19)

人 的 生 活

生活艺术.....	· (23)
生活效率 (及测定) ...	· (34)
生活程序.....	· (41)
生活信息.....	· (46)
二维生活.....	· (57)
生活运动.....	· (61)

人的生物属性

人的生物属性：——能制造工具并能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具有灵巧的双手（或灵活的四肢）和发达大脑的智慧生物。

人能制造劳动工具，能改变自然物的形态使其为自身的需要服务，这一点很重要。其它的动物（即使是高等动物），通常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利用某些现存的自然物作为一定的工具，而基本上不改变自然物的原有形态，不能在严格的意义上制造出工具来。人能够使用工具进行集体性、社会性的劳动，这一点也是几乎所有一切其它的动物所不可相提并论的，人的高度的集体性、社会性的劳动可谓无与伦比。人的四肢分化、手足分用，乃是生物进化中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步骤。强健有力的双腿，使人能够疾奔如飞，无比灵巧的双手，使人能够胜任一切复杂艰巨的劳动工作，而人的神奇的智慧的大脑，其深远的意义则更是难以估量的。人的这些特种的生物属性，构成了人与自然万物的显著区别。那么，人何以具有这些别于万物的生物特性呢？这就关连到人类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变化的问题。下面就这一问题作简单讨论，以使我们对于人的这种生物特性有较为明晰的概念。

人产生形成于远古时代（距今数以千万年计）的原始森林，其前身是生活在树上的古猿。数以百万年计的林中树

上生活,使得古猿的四肢发达,具有灵活协调的、全向(全面、立体)的运动能力。从古猿开始生活在树上起,它们的四肢及运动的发展变化就是全面的、多向而灵活协调的,与此相比,空中的飞鸟类和地面的走兽类,其四肢及其运动的发展,则逐步趋向单一,前者的上肢(前肢)演化为单纯的飞行工具——翅膀,后者的前肢功能则变为几乎与后肢没有区别而趋向同一,唯有生活在树上的古猿保持了四肢的分工协调而又完整统一的运动形式,这是由树上的特定生活环境所决定的。四肢的协调发展必定促进大脑的智力进化,并且象灵长类那样的林中生活,树上的跳跃奔腾,须要更多的时常不断地准确判断和敏捷的反应,这也就使得古猿的大脑智力发展占据有先天的优越性。古猿的主要食物——各种野生果实,其营养成份具有相当的全面性,某种意义上优于其它单纯的食草类或食肉类动物。尤其古猿的手的首先分化出来,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古猿的上肢不仅具有良好的攀援能力,而且专职分工采果进食,这种上肢(手)的灵活协调的发展,尤其能够促使大脑智力的发展。即使是现代的灵长类(如猩猩、猴子),它们具有比其它类动物高得多的智力水平,基本上也是缘于上述因素。

由于古猿身体四肢灵活协调的运动、敏捷的反应和大脑智力的发展,使它们开始了对于周围环境事物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感性认识。首先,古猿整日整年地在林中树上攀援跳跃、追逐戏腾,对于树枝条具有弹性的打击力这一现象,可谓见惯不惊了,而无数这类现象的显现,无疑必然会加深它们的认识,使之有朝一日可能将其掌握并运用。再说,树枝的剧烈晃动,必定会使许多成熟的果食堕落,这种下落的果食

难免不打在古猿的头部、身上，这种情形的无数次重现，使得它们对于果食——这种球状物——具有打击力的现象，不能不有较深刻的印象，而有朝一日可能作为“武器”加以运用之。

远古林中生活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古猿必须时常下到地面来活动（比如成熟的果实加上剧烈的晃动必定大量堕落地面），而地面又处处潜伏着危机，时时都可能出现致其于死命的凶恶的毒蛇猛兽。无情的生存竞争的自然强力，迫使古猿不得不依靠集体的团结一致、协调配合的行为活动（此时主要体现在防卫上），并且这种集体团结的力量，必须大于一切外界敌人的力量，以战胜各种凶猛的野兽。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可以想象，当一些猛兽撞进林中古猿的生活领地而威胁其生存时，成百的古猿齐声呐喊，敏捷强健的身体四肢急剧地晃动树枝以猛烈地扫击，冰雹般的球状物（果实）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这样任何强大的敌人都只好败走。虽然这仍属“消极防卫”，但经过无数次这样的“战斗”，古猿们炼就了战胜敌人本领，它们认识到了集体团结的力量，在集体的力量面前，任何凶猛的野兽均不足可畏。

上述可见，在古猿完全下到地面来生活之前，其四肢灵活协调的运动分化，大脑的智力发展，自然物态工具的掌握运用以及高度集体社会性的行为活动，就已经具备了相当全面的、良好发展的基础。古猿下到地面生活，迈出了向“人”转化的关键一步，成为两足行走的猿人。在数十万年、乃至数以百万年计的进化发展中，长久地奔走寻猎，炼就了猿人强健而善奔的双腿，使其双手彻底解放出来；不断的劳动工具的制造，促使猿人长成了非常灵巧的双手；高度协调一致

的集体性、社会性劳动，使得语言的产生成为必然，这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猿人的大脑思维；随着火的运用以及后来的人类文化的产生，猿人终于在起码的意义上脱离了动物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了大自然的主人。

• 人的属性 •

人的社会属性

人的社会属性：——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集体性、社会性的产物。

自然界中，不少的动物都具有自身的集体性和社会性，但与人类的集体性和社会性相比，则不堪相提并论。从人的形成产生，到人的进化发展，都完全赖于其自身高度协调一致的集体性、社会性的行为活动，即使在现代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也同样如此，可见此乃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从动物向人的转化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的、重大意义的环节步骤，证实人的高度集体性、社会性的这一本质属性。

古猿从树上下到地面生活这一革命性的一步，完全赖于它们高度团结一致的集体力量，以及一定的、有效的自然工具，这一点已是毋庸置疑的。远古时期原始丛林中随时可能出现的、并威胁人类生存的猛兽毒蛇，如象熊、虎豹、剑齿象、犀、豺狼等，没有强大的集体力量和有效的防卫武器，单个古猿或猿人的力量，只能是面临归于灭亡的命运。由于

远古人类集体团结的力量已经能够足以战胜任何强大的凶猛敌人，因而它们成为了生存竞争的强者。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古人类学会了食肉，如熊、虎、象、犀、狼这类猛兽，一方面又是人类防御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人类攻击寻猎的对象，因为这时人（猿人）的力量已经超过了这些物（动物）的力量。并且，象围猎获取鹿、豪猪、狍以及羚羊等野兽，同样须要猿人集体社会性的高度协调一致的行为活动，才能保障得到不断的成功。数以若干万年计的奔驰寻猎，彻底练就了猿人的强健两腿，解放了双手。两足直立行走，这是向人的转化过程中的最重要的一步。由此可见，无论是人的产生，还是人类的生存、发展，都是人类集体社会性运动的结果。从劳动工具的制造、语言的产生、火的运用以及古人类文化的发祥等极为重要的环节中，同样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在下到地面生活以前，古猿（或古人类）最初能利用来作为防御武器的自然工具是树枝、果实。在长期（数以百万年计）的树上生活中，古猿对于树枝、果实具有打击力的功能已具有可以说相当完善的认识，并能在相当的程度上加以实际地运用。时常下到地面生活的古猿，迫切需要更为有效的防御武器，以应付时时威胁困扰它们的凶恶猛兽，并且由消极的防御向积极的进攻的逐渐转化，也使得工具或武器的制造产生成为必然。在数以若干万年计的无数次的这种生存竞争的战斗中，一旦某些古猿或猿人（即二者的交替期）利用折断的树枝杆猛扫来犯之敌，击获某些小动物，经过多次反复的实践表明其具有显著的成效时，通过集体内部的交流模仿，它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这种自然工具（未经加工的自然物），进而它们逐渐易于认识到，粗壮适度、具备一定长

度比例的树棍具有更强的杀伤力。于是，数以百万年来第一批人类加工制造的劳动工具和防御武器终于诞生了。与此同时，最初的古人类习惯于用球状物（果实）回击敌人凶兽，某些古猿或猿人很容易有意无意地拾起诸如大小相当的石块或鹅卵石这类球状物，以打击来犯之，无数次的实践表明，石头具有更强的、更有效的打击力，又通过集体内部的不断交流摹仿学习，古人类终于又学会了利用天然石块进行有效的防卫和狩猎。树棍和天然石块这两种强有力的工具及武器，使得古人类（古猿或猿人）得以立足生活于地面上。在残酷的生存搏斗中，每一个古人类集体的成员都奋不顾身地拼死争斗、合力致敌人于死命。在猛烈的拼搏打击中，必定有大量的主要工具树棍毁坏（树棍是初级工具、或第一级劳动工具），因而必须不断大量制造出符合要求的树棒，以作为必不可少的生存武器和劳动工具。而制造一根象样的树棍，对于猿人来说，并非轻易，尤其要大量制造或不断制造符合要求的树棍，其困难更可想象。这时，猿人会情不自禁地用起手中的另一武器——天然石块——进行砍砸，无数反复的实践表明，这比起徒手更具有显著的成效，于是一人（猿人、或一些猿人）偶然作出范例，其它集体成员群起而效仿之。它们很快体会到：具有尖端或锋缘的石块效力更好。但寻找有锋端的自然石块并非易事，更重要的是剧烈的打击磨损会使其很快失去锋芒，不能满足猿人的要求。于是乎，某些位聪明的、具有创新精神的猿人会忍不住对不理想的石块进行敲打，其结果自然是出乎意料地达到了目的。同样，经过了长久的实践和古人类集体社会内部的不断反复效仿、交流、提高，正真的石器产生了！石器是古人类有意识、有目

的地制造出的次级工具（或第二级工具，即加工工具），石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了古文化时期——石器时代。这些，实在是人类集体的、社会的具有革命意义的创新，正因为有这样不断的创新，人类才得以一步步脱离动物界而走向高级。人类语言的产生，基础在于其大脑智力的发展，根本则在于古人类高度的集体社会性的协调一致的行为活动。复杂艰巨的、高度协调的围猎劳动，使人的语言产生成为必然。在早期的人类防卫、协调配合的围猎活动中，最初的猿人是以某种呐喊呼叫及姿势（手势）语言为主，随着漫长的进化发展，古人类集体社会内部的协调交流以及共同一致的生存环境中的搏斗，逐渐产生了规范化、系统化的人类语言。语言的产生，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古人类智力的发展，而且也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和改善了集体社会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协调关系。可见，语言产生于人类集体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协调作用，以及共同配合的生存斗争。

火的掌握运用，也是原始人类进入早期文明的最重要的开端。在时常发生的森林火灾中，由于人猿具有强健的双腿、敏捷的反应以及高度协调的集体性，因而能够有效地避开灾难，免于象那些瞎撞乱碰的林中野兽那样的覆灭命运。越是高级的动物越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人类亦天生如此。葬身火海中的动物的焦熟气味，吸引了早期人类，它们从森林火灾的余烬中获得大量的熟食，因而使得猿人（乃至古猿）渐为习惯于火、具有了喜火性（如同现在的灵长类及某些、个别鸟类具有了喜火性一样），而其它几乎所有野兽均惧怕火。天然的良赐自然不能满足猿人的要求，于是某些位聪明的、富于勇敢探索精神的猿人，试图保持林中的余烬，它们

把还冒着余烟的未烧尽的树枝收集在一堆，一人作出这样的举动范例而即刻共同效法之。如此多次的重复，奇迹果然出现了！余烬堆上重新燃起了火焰，这是数百万年来第一次成功的“人工之火”，猿人们围着火堆尽情地欢跳狂叫……。尔后，它们（他们）逐渐学会了保留火种，以至最终的制造真正的人工之火。火的掌握运用，结束了原始人类茹毛饮血的时代，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

进入原始社会，尤其进入阶级社会时期，人的集体性社会性得到空前提高。阶级社会中，人类集体内部高度分化，人的集体组织性、社会性更进一步得到强制性的、暴力的加强。在高度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集体社会性的本质不仅没有丝毫削弱，而是达到了更高级意义上的水平。海洋上的巨轮，空中的喷气机，陆上的高速列车、汽车，以及载负人类飞向天外的宇宙飞船，这些都无一不是人类集体、社会性力量的产物。再具体些说，我们生活中的一切衣、食、住、行，文化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生产活动以及生活领域中的各个方面的条件，几乎无一不是他人、集体、社会所提供的，而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也是这无数他人、集体和社会中的一个天然成员。因此，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高度的集体社会性乃是人所特有的根本性质之一。

人的自然属性

人的自然属性：——人乃是自然万物之灵，自然生命进化之集大成者。

人的生物特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的一个基本方面，或者说就是狭义上的人的自然属性。广义的人的自然属性，指人与自然万物的相互联系和作用、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人是自然生物进化之集大成者，宇宙中运动的最高级形式，这一方面是自然界万事万物相互作用及其诸多因素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人类自身内部高度协调活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前者决定了人的生物属性，后者决定了人的社会属性。而人的生物特性和社会属性二者之间又是密切关系、相互促进的，人的广义的自然属性就建立在这二者基础之上。自然万事物的和谐运动，相互的联系作用及其发展变化，造就了生命形态的最高级形式的智慧人类，智慧人类又反过来作用促进于自然万物的运动和发展变化，这也就是美学意义上的“自然的人化”。所谓自然的人化，也就是通过人的（集体、社会性的）作用，改造自然，使自然面貌及其事物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万物的自然运动，促使人类由低级走向高级，而人类的（社会）运动，又反过来促进万物的生存和发展、变化，促进自然事物的繁荣昌盛，促进万物的由低级

趋向高级，这也叫做“崇高”。所谓哲学（或美学）意义上的崇高，也就是事物的由低级发展向高级。人是最崇高的智慧生物，这不仅在于人乃是自然界崇高的、最高级意义上的产物，更还在于只有人类最能作用于万物，最能改造自然界，促使事物的发展由低级趋向高级。比如，人工选择、培育的各种植物——所有的良种农作物、各种花草、果树等，还有经过人工选择培育的各种动物、良种家禽家畜等，绝大多数都具有比野生物更优良的品质或更高级的属性。不仅如此，人还能使整个自然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改天换地、移山造河，乃至于能够改造宇宙。

与自然的人化相对应的，是“人的自然化”的概念。

在人的形成产生和生存进化的过程中，自然界的作用力及其事物，大多是作为人类生存的对立面或异己力量而存在的，人类要生存就必须不断地寻猎，与其它动物为敌，并且远古时期也的确随时随地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存的敌人（猛兽），所以人类本身也是作为生存竞争中的自然事物的异己力量、对立面而存在的。随着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自然状况，进入社会生活的领域范围，人也就与自然界相对地隔有某种距离，人类除了必需的生产活动以外，主要忙于自身内部的协调活动以及分化、争斗，无暇顾及自然事物存在的状态及其发展的好坏，而仍然作为自然界的对立面、异己力量而存在。

随着人类社会内部运动的不断向前发展，人类进入了高级文明社会时期，文化、科学、艺术以及以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也使人有着越来越高的生活要求，而有限的社会范围内的生活（尤其城市生活）则已经不能适应满足人的身心

的良好发展，这反过来也促使人要求回到大自然美的怀抱中去。当然，人不是要（也不可能）回到原始的生活状态，而是在更高的意义上回到和谐的大自然运动中去，在更高级的形态上生活在自然万物和谐平衡的生态境况之中。这种意义上的人的自然化，是人与万物同乐，人的发展促使万物的繁荣昌盛，万物的繁荣昌盛反之又促使人的生活更加美好。人的自然化，不再是原始人类生活那样的状态，人不再是作为自然界的异己力量、万物的对立面而存在，而是作为大自然的天然成员加入到自然万事万物的和谐运动之中。人是自然的主人，也是自然生活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人作为自然大家庭中举足轻重，占据主导地位的成员，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促进自然万物的和谐发展、繁荣昌盛，也只有其自然及其社会事物的和谐发展与繁荣昌盛之中，人类自身也才能生活得无比美好，以真正体现出人的“万物之灵”和生命进化之集大成者的本质属性。人的自然化还有一层含义，即人与人关系的自然和谐化，而不是象阶级社会中那样人与人、人与物关系的异己（异化）对立，随着阶级消灭及其阶级社会的结束，这正在逐渐成为现实，虽然还有长远的距离。人的自然化还包括人的生活和谐完美化。

如同自然的人化一样，人的自然化也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毕竟也是可以脚踏实地进行的、现实的过程，城市园林化、大地园林化，以及人的生活及其环境美化等等，这些都是具体的步骤，虽然理想的境界还比较遥远。

人的宇宙属性

人的宇宙属性：——运动的有规律的无穷变化，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运动关联的中心环节。

所谓人的宇宙属性，是从宇宙、自然的物质运动的角度来说的人所具有的本质特性。生命形态，是宇宙自然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对于大多数处于比较高级进化阶段的动物来说，它们都具有相对意义上的“运动的有规律的无穷变化”的属性；比如所有善飞的空中飞鸟（或昆虫），以被誉为“飞行冠军”的燕子为例，它们在空中随意上下左右翻飞，倏而俯视斜升、回旋往复，令人目不暇给，其飞行运动的形式和轨迹是有规律可循的，然而其运动轨迹的变化则是不可穷尽的。绝大多数陆上奔跑的动物以及水中游弋的鱼类，它们的运动形式及其轨迹，都具有这种相对意义上的运动有规律的无穷变化，这表明作为物质运动高级形式的生命形态所共有的相同属性。作为生命一大类的植物而与动物不同，植物的生理运动的形式和轨迹，侧重于微观性，但从植物界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宏观情况来看，仍然完全符合运动有规律的无穷变化的属性。而通常比较高等的动物的生理和身体运动形式，则是微观性与宏观性（生理运动与身体运动）的结合。此外，若干具有比较高级意义的自然事物的运动形式及其轨迹，都有着这种属性，比如大气运动，也是有规律可循

的，然而却是无穷变化的。可见，运动的有规律的无穷变化，乃是宇宙自然事物（物质）总体运动的本性。

那么，为什么要特指人的宇宙属性是运动的有规律的无穷变化呢？——皆在于人是宇宙自然万物之灵，生命进化之集大成者，是最高级、最复杂、最完全的宇宙物质的运动形式，最能代表宇宙自然万物的运动形式和轨迹，最能充分体现宇宙自然运动的根本法则和规律性。而其它任何特定的某一自然宇宙事物，其运动的形式和轨迹变化都是单方面的、相对有限的。除了人这类智慧生物外，所有一切特定的事物都不能突破自身运动的特定限制。因此，除人以外的其它一切事物，其运动的有规律的无穷变化，都是狭义上的、相对有限的。严格的意义上不能说是其形式、而是其轨迹的有规律的无穷变化，并且都有其自身的特定限制。比如，燕子及其飞鸟的运动形式只有飞行，陆上动物只能奔走，水中的鱼类则只是游弋，它们都不能突破自身运动种种限度，而人（人类）则由于其无可比拟的生物特性、自然属性，以及崇高的集体社会性，因而能够突破自身运动的各种限度。达到具有广泛意义上的运动有规律的无穷变化。比如，人靠着自身的智慧和双手，以及集体、社会的力量，凭造就各种飞行器而突破了运动的空中限制，各种潜水器也使人打破了运动的水中限度，各种运行工具使人能够突破运动的速度、时间和距离的诸多限制，以至于人们最终能凭借各种飞行器而突破运动的宇空限度。人类的文化、科学、艺术、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各领域方面的活动，其运动的形式和轨迹具有真正广泛意义上的（广义的）“运动有规律的无穷变化”的属性。

由于人的神奇的智慧大脑和无比灵巧的双手。由于人的

无比崇高的集体社会性，以及人的富于勇敢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人类能够突破运动的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种种限度。由于人的运动有规律的无穷变化的属性，以及能够对于运动的从微观到宏观的诸多限度的突破，也就使得人类成为联接运动的从微观到宏观的中心环节。人类依靠集体社会的力量，凭着智慧的大脑和勤劳的双手，以及永不停竭的探索创新精神，以自身制造的各种高级工具、仪器，能够获取几乎任何从微观粒子、原子分子到遥远的宏观天体的一切信息，从而能够在相当的意义上运动作用于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所有事物。

人是联系作用于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的中心环节。就微观而言，人的智慧大脑本身就是一典型的微观世界或“微型宇宙”，智慧的大脑乃是千百万年来宇宙自然运动作用力、以及人类自身社会运动作用力的精华产物，成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微观的世界或宇宙的“模型”。人的大脑具有几乎无限的获取有效信息的能力，所谓信息，也就是宇宙自然社会事物相互联系作用及运动发展变化的从微观到宏观，又从宏观到微观如此循环往复的运动形式的基本条件之一（中介）。人们不断获取宇宙自然、人生社会的各种信息，并通过大脑的微观运动（思维）加工，继而在大脑思维的指令下进行有效的宏观的运动（社会性的行为活动）。当然，一般比较高级的、具有大脑神经机制的动物，都具有一定的获取信息和反馈（或反射）的行为活动的能力，但这毕竟是非常有限的，因而可以说唯有人才具备联结微观世界到宏观世界运动的中心环节的性质。动物所能获取的信息，由于其大脑机制和行为活动的限制，只能是非常单方面的、简单的信息，

很难超越一定的时空限制，而人由于其高度的智力发展和无限的集体社会性的行为活动，能凭借各种高级复杂的工具、仪器，因而能够获取任何方面的、最复杂的信息，并能超越一切时空限度。人与动物的另一本质区别，在于人脑不仅能获取、加工任何复杂信息，而且能够制造（再造）几乎任何复杂信息，这是由于人类文化（如语言文字、科学艺术等）产生发展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动物则除了具有自身的本能反外，很难谈得上制造信息。人与动物之所以有这些本质性的区别，乃在于动物的大脑机制、生理结构及其行为活动，与人的大脑、生理或身体四肢构造及其社会性的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由此也可见，运动的宏观与微观本身是相互制约的、相互促进的，人与动物的差异不仅在微观（脑机制），也在宏观（身体构造及行为活动）。

关于人的大脑及思维这一典型的“微观世界”及其运动的属性，我们的古人有着精辟的论述。这里录其一于下面：

“是乃所谓人心……体虽具于方寸之间，而其所以为体，则实与天地同其大，万理盖无所不备，而无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虽发窍方寸之间，而其所以为用，则实与天地相流通，万事盖无所不贯，而无一理不行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为妙，贯动静，一显微，彻表里，终始无间者也。……静而天地之体存，一本而万殊；动而天地之用达，万殊而一贯。体常涵用，用不离体，体用浑沦，纯是天理，日常呈露于动静之间。……所谓体与天地同其大，以理言之耳。盖通天地间惟一实然之理而已，为造化之枢纽，古今人物所同得，但人为物之灵，极是体而全得之。总会于吾心，即所谓性。虽会在吾之心，为我之性，而与天固尝间。……虽至于位天